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自选集

野生鱼

刘庆邦 / 著

华语文学
100年全景
回望与梳理

收录 刘庆邦散文
《塔什干晨雨》《新疆的歌》，随笔《老子的帮助》
《庄子的享受》，论文《献疑四记》，
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等
重要篇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野生鱼

刘庆邦 /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生鱼 / 刘庆邦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0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729-2

I. ①野…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261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野生鱼

YESHENG YU

出 版 人 许久文

总 策 划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5 印张

字 数 24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729-2

定 价 3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野生鱼

目录

第1辑·友情

高贵的灵魂 / 2

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 9

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 15

追求完美的刘恒 / 30

文轩的力量 / 46

在兰亭，给何向阳端酒 / 50

“小文武”的道行 / 54

莹然冰玉见清词 / 58

第2辑·亲情

父亲的纪念章 / 66

母亲的奖章 / 72

勤劳的母亲 / 78

大姐的婚事 / 93

留守的二姐 / 97

妹 妹 / 101

一双翻毛皮鞋 / 107
不让母亲心疼 / 111
心 重 / 115
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 / 119

第3辑·乡情

野生鱼 / 126
告别泥涂 / 131
我家的风箱 / 135
老家的馍 / 140
打麦场的夜晚 / 145
拾豆子 / 150
石榴落了一地 / 154
端 灯 / 158
烟的往事 / 162
绿色的冬天 / 167
瓦非瓦 / 172
母亲和树 / 175
卖烟叶儿 / 180
兔子的精神 / 185

第4辑·心情

挑 水 / 190
我的向往 / 194
雪天送稿儿 / 198
怀念翟墨 / 202
花 工 / 207
黄梅少年 / 211

马大爷和他的鹁哥儿 / 215

第5辑·风情

参天的古树 / 220

地球婆 / 225

在雨地里穿行 / 230

佛国与圣人 / 234

由黑转绿 / 239

草原上的河流 / 244

神木有石崩 / 249

在雅安喝藏茶 / 254

群英垂竿向渔滩 / 259

月光下的抚仙湖 / 264

闻香而至 / 270

亲近汉水 / 276

第6辑·文情

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 282

细节之美 / 312

顽强生长的短篇小说 / 341

凭良心 / 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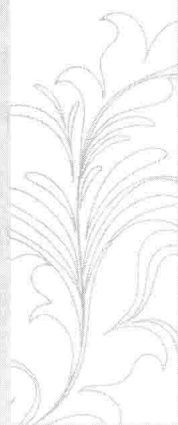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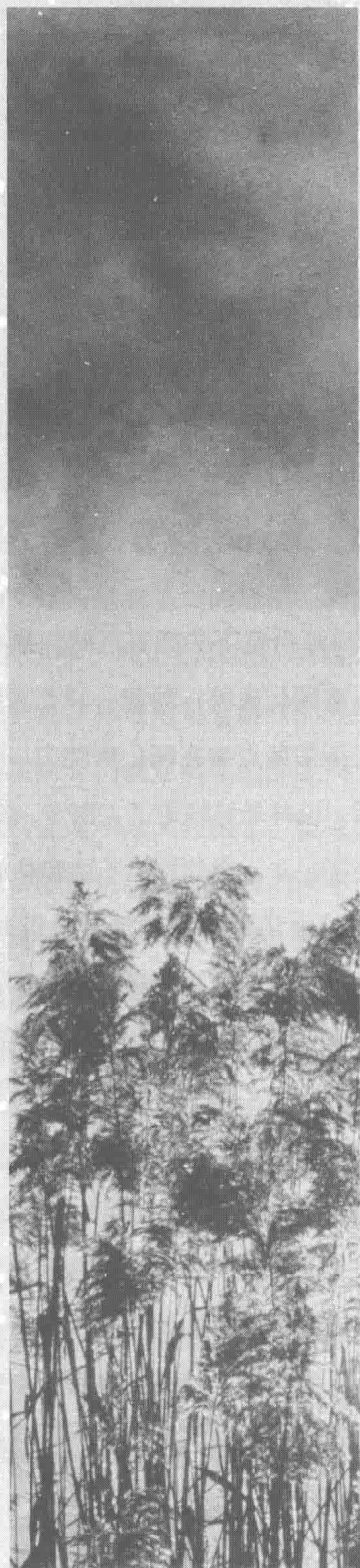
说多了不好 / 374

伺候好文字 / 377

历史性的成果（序） / 382

敢将十指夸针巧（序） / 387

第1辑·友情



高贵的灵魂

2009年4月11日下午四五点时，徐小斌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又住院了，在同仁医院，约我一块儿去看林老。我们约定的时间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在同仁医院门口见面。过了一会儿，小斌又打来电话，说林老已经走了，刚走，布谷正在给林老穿衣服。

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再也不能和林老说话了。

我马上打电话把不好的消息告诉刘恒，刘恒说，他和李青去医院看过林老，林老当时还坐在病床上跟他说话。林老头脑清楚，还跟他说笑话，说他头发少了，作品多了。

然而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再也听不到林老的声音了。我们早一天去看望林老就好了。

清明节前夕，我和妻子回老家为母亲扫墓。回头路过开封和朋友们聚会时，我看见了一种造型别致的陶制酒瓶，马上想到了林老。我说：这个酒瓶我要带回北京，送给林斤澜。林斤澜喜欢收藏酒瓶。妻子把易碎的酒瓶用软衣服包紧，完好地带回了北京。小斌约我去看林老，我打算一见林老就把酒瓶亮出来，让林

老高兴高兴。林老爱酒，连带着对酒瓶也喜爱。林老不能喝酒了，还有什么比送给林老新奇的酒瓶更让林老高兴呢！

说来说去，我还是晚了一步。就算我这会儿把酒瓶给林老送去，林老再也看不见了。我早点干什么去了呢？真是的！

我不记得给林老送去多少个酒瓶了。2008年8月底，我从内蒙古回京，给林老捎回一个外面缝有羊皮的酒瓶，酒瓶里还装着满满一瓶马奶酒。8月30日下午，我去给林老送酒瓶时，约了章德宁和徐小斌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对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酒瓶很欣赏，当时就把酒瓶摆放在专门展览酒瓶的多宝阁上。我们知道林老刚从医院出来，就问他是不是又住院了。他说没有，谁说 I 住院了！见林老不愿承认他住医院的事，我们就不再提这个话题。我问他还写东西吗？他说想写，写不成了。精力集中不起来了，刚集中一点，很快就散了。他说他现在只能看点书，看的是关于他家乡的书。不然的话，到死都不知道老家是怎么回事。我们请林老到附近的饭馆小坐。我们没敢要白酒，只让林老喝了点啤酒。喝了啤酒，林老一点儿都不兴奋，像是有些走神儿。小斌说：林老，您怎么不说话呀？林老笑了笑，说出的话让我们吃惊不小。林老说：我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天飘着雨丝，我们三个送林老回去。他有些气喘，脚下不是很稳。看着林老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让人很不放心。

我认识林老有二十多年了，他是先看到我的小说，后看到

我。1985年9月，我在《北京文学》发了一篇短篇小说《走窑汉》。林老看到后，认为不错，就推荐给汪曾祺看。汪老看了一遍，似乎没看出什么好来。林老对汪老说，你再看。汪老又看了一遍，说：是不错。随后，林老把我介绍给汪老，说：这就是刘庆邦。汪老看着我，好像一时想不起刘庆邦是谁。林老说：走窑汉。汪老说：你说走窑汉，我知道。汪老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1986年3月26日上午，当上《北京文学》主编的林老，把我约到编辑部，具体指导我修改短篇小说《玉字》。他认为那篇小说写得过程太多，力量平摊了。有的过程带过去就完了，别站下来。到该站的地方再站。他给我举例，说比如去颐和园去玩，只站了两三个地方就把整个颐和园都看了，不能让人家每个地方都站。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说那里不充分，分量不够，“动刀子动不起来。”还需要设计新的场面，设置较大的动作，增加生色的细节。他给我讲《红楼梦》里的尤三姐与贾珍、贾琏喝酒时那一场细节，哈，那是何等精彩！他说他曾和汪曾祺一起向沈从文请教写小说的事，沈从文一再说，贴着人物写。他要求我也要贴着人物写。林老差不多跟我谈了一上午，最后他明确地对我说：你要接二连三地给我们写稿子，我们接二连三地给你发，双方配合好，合作好。我听林老的话，果然接二连三地给《北京文学》写起小说来。这多年来，我在《北京文学》发

了5部中篇小说和26篇短篇小说。

后来林老不当主编了，仍继续关注着我的创作。1997年1月，我在《北京文学》发了短篇小说《鞋》，林老逐段逐句写了点评，随后发在《北京文学》上。2001年7月，章德宁约我给《北京文学》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后面配发的短评就是林老写的。短评的题目是《吹响自己的唢呐》。在那篇短评里，林老说“庆邦现在是珍稀动物”。还说我是“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

在创作道路上，得到林老的器重和提携，是我的福分。能在创作上走到这一步，林老对我是有恩的。

在2007年5月15日一个我的作品研讨会上，林老甚至说：我羡慕庆邦，他的读者那么多。我的读者不多，我的小说好多人说看不懂。林老这么说，我理解是抬举我。我的小说哪敢与林老的小说相提并论呢！如果说我的小说读者稍多一些，只能说明我的小说通俗一些，浅显一些。而林老的小说属于高端产品，读得懂的人当然会少一些。别说粗浅如我辈，就连学问很大的汪曾祺先生在读林老的关于矮凳桥的小说，也说：“我觉得不大看得明白，也没有读出好来。”“我下决心，推开别的事，集中精力读斤澜的小说。”“读到第四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而且也读出了好来了。”汪老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老对小说语言已经够讲究了，可在我看来，与汪老相比，林老的语言更为讲

究。或者说，林老的语言不只是讲究，简直是深究。在林老眼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口井，他朝井底深掘，要掘出水来。在林老眼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棵树，他浇树浇根，不仅要让树长出叶来，还要让树开出花来，结出果来。林老跟我讲过他和汪老的“一字之争”。汪老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开会就是吃饭”。林老建议，应该改成“开会就是会餐”。他觉得有意味的是那个“会”字。汪老不愿意改，他对林老说：“要是改了，就是你的语言了。”汪老对林老关于小说语言的评价是：“林斤澜把小说语言的作用提到很多人所未意识的高度。”

更让人敬重的是林老的文学立场和创作态度。林老辞世当天，有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对林老的看法。我说林老有着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贵的灵魂。林老的作品庄严，炼美，而有力。林老跟我们说过，作为一个作家，一生一定要有一个下限，这个下限就是独立思考。一没了下限，就没了自己。林老还说，在现实生活中你要和现实对抗，绝对对抗不过，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但在创作中，我们可以和现实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可以不认同现实。林老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出来。把林老的小说读多了，我仿佛看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朝已经很远的来路回望着，嘴里像是说着什么。他表情平静，声音也不大，一开始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仔细听了听，原来他说的是不，不！我又仿佛看到一棵树，一棵松树或一棵柏树，风

来了，雨来了，树就那么站着，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持久的耐力，在默默扩大着自己的年轮。霜来了，冰来了，树仍没有挪地方，还在那里站着。树阅尽了人间风景，也把自己站成了独特的风景。

林老的幽默也让人难忘。林老还在西便门住时，有一次我和刘恒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家的墙上挂着一幅用麻编织的猫头鹰，上面落有一些灰。刘恒指着猫头鹰说：“这只猫头鹰……”刘恒的话还没说完，林老就说：“猫头鹰都长毛了。”那年我们一块儿去云南，赵大年老师花50块钱买了四只“康熙碗”。赵老师把碗摞在一起，用一块手绢兜上，拿到林老面前显摆。林老只是笑了笑，并未指出他的买的碗是假货。过了一会儿，林老在去东巴的路上看见一摊新鲜的牛粪，用手一指，说快看，康熙年间的！没错儿，牛粪肯定在康熙年间就有了。联想到赵老师的一摞沉甸甸的“康熙碗”，我们都禁不住乐了。还有一次，我们和林老一块儿去越南游览，在河内的一个湖边休息时，几个越南小子凑过来，要给我们擦皮鞋。他们纠缠林老时，林老一言不发，只用眼睛盯着他们，把他们盯退了。而我没挡住纠缠，答应让其中一个小孩擦鞋。说好的擦一双皮鞋两块钱，那小子把我的皮鞋拿到手后，改口要二十块钱。我说不擦了，那小子拿着我的皮鞋就跑。没办法，我只好掏出二十块钱，把皮鞋换回来。后来，林老在北京看见我，说哟，庆邦的皮鞋够亮的。我知道林老是拿我

让越南小子擦皮鞋的事跟我开玩笑，我说那是的，咱的皮鞋是外国人给擦的。

林老的女儿林布谷说：林老最后是笑着走的，临终前对她微笑了五六次。我想，林老的笑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这是由他的内在品格决定的，他已经修炼到了这种境界。在内在的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莫过愉悦健全的精神和高贵的灵魂。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切幸福的丧失所生的缺憾。林老笑到了最后。

2009年4月13日于北京和平里

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我正和一行作家朋友在山东烟台栖霞市参加一个宴会。与会的作家有陈建功、赵本夫、柳建伟、石钟山、肖克凡、孙惠芬、衣向东、张陵等。我们都知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在当晚的10月11日19时揭晓。在此之前，网上盛传莫言获奖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对此事都很关注，也衷心期望莫言能够获奖。

宴会开始，当地领导致祝酒辞时，我们有些心不在焉，最关心的是莫言获奖能够成为现实。宴会厅里没有电视，我们只能通过手机上的网络获取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发布的消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张陵，他们出版社事先排好了莫言的20卷本文集，单等莫言获奖的消息落实下来，文集立即

开机印刷。应该说张陵的心情在期盼中还有一些紧张，在消息没落实之前，什么酒他都不想喝，什么好吃的都食之无味。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到张陵的手机上，他才笑了，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张陵把消息转达给我们时，并没有显得太激动，只是轻轻地说：莫言获奖了！是的，重大的事情用不着高调宣布，它本身的重大意义自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非同凡响的回响。

得到莫言获奖的确切消息，作家们顿时兴奋起来，我们频频举杯，一再向莫言表示祝贺。我们听说莫言当时正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我们恰在山东莫言的故乡“隔壁”，我们像是专程赶去为他祝贺，当晚的宴会也像是为祝贺莫言获奖而举办的。说来我们有些喧宾夺主，也有些不恭，一时间话题全都围绕着莫言展开，以致当地的领导也跟我们一起讨论起莫言来。我们到栖霞本来是参加“果都之约”活动，酒桌中央摆了不少鲜艳的苹果。孙惠芬说：那些苹果好像也在为莫言高兴，个个红光满面，笑逐颜开。

这样集体为莫言祝贺还不够，我应该给莫言打一个电话，单独向他祝贺一下。但我想到了，那一刻为莫言祝贺的朋友一定很多，媒体的采访也很多，莫言的手机不一定打得进去。我试了一下，莫言的手机果然处在关机状态。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北京日报》的记者打来的，记者要我谈一下对莫言获奖的感想。我把作家朋友们集体为莫言祝贺的情景简单描述了一下，说莫言的

创作扎根本土，激情充沛，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结合得很好，是中国作家的杰出代表。莫言的获奖是实至名归。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了世界。这不仅是莫言一个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人民的骄傲。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同时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神话，将使中国文学更加自信，并大大激发中国作家的创作热情。

接着又有一家东北的媒体采访我，要我谈一谈和莫言的交往。说起来我和莫言已认识20多年，平时交往不是很多，但多次一块儿参加文学活动，莫言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细节性的印象。记得第一次和莫言一块儿参加活动，是在《北京文学》一个座谈会上。前有《透明的红萝卜》，后有风靡全国的《红高粱》，莫言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但我看他并没有把名气变成自己的气，心平气和，呼吸还是正常的呼吸。有文学女青年眼巴巴地看着他，人家大概希望莫言也看人家一眼。但莫言的眼睛塌蒙着，颇有些目不斜视的意思。座谈会轮到莫言发言了，他的发言不长，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一个写东西的人，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能忘记自己是谁。1993年春天，王安忆在北京写作期间，有一次刘震云请王安忆在关东店长岛海鲜城吃饭，同时约请了史铁生、莫言、王朔和我等人。震云和王朔都是好嘴，